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书斋”存藏

张学良口述历史
Oral History of Zhang Xueliang
(访谈实录)

卷五

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

张学良口述历史

(访谈实录)

5

张学良 / 口述
张之丙 张之宇 / 访谈
《张学良口述历史》编辑委员会 / 整理

本卷目录

第三十五次访谈 名号由来 带兵之道 杨常事件	1321
1. 我父亲非常宽宏大量	1321
2. 我们家有七十多个厨子	1322
3. 毅庵是我自己起的	1324
4. 我父亲对文人很尊敬	1326
5. 带兵如身之手臂	1328
6. 徐永昌、庞炳勋都令我很感动	1329
7. 冯庸的脾气很坏	1332
8. 谈旧部	1333
9. 宋哲元手下几个大将都很厉害	1337
10. 我打得最厉害的是张发奎	1339
11. 贝太太的性情像男人	1342
12. 我家里财产好多了	1345
13. 张宗昌是个怪人	1348
14. 我当时的决定是把常荫槐枪毙了	1352
第三十六次访谈 看照片 住北京饭店 买王府	1357
1. 看在台湾拍摄的照片	1357
2. 六国饭店和北京饭店是外国人开的	1369
3. 顺承王府是我父亲买的	1371
4. 大家都要买王府	1372
第三十七次访谈 端纳骂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 反对理学	1375
1. 端纳常骂蒋先生	1375
2. 蒋先生的日记我在西安看到过	1379
3. 我非常反对理学	1382

第三十八次访谈 男人女人 冒险戒毒 出国旅行	1385
1. 滕杰的家人总怕我对他不好	1385
2. 女人残忍起来比男人还厉害	1387
3. 因为郭松龄的事情我爸打过我	1389
4. 宋霭龄有计谋	1390
5. 戒鸦片烟很难受	1392
6. 墨索里尼的女儿喜欢我	1397
7. 张宗昌是不甘寂寞啊	1399
8. 封建的观念把女人不当人	1404
9. 我出去旅行是李登辉安排的	1406
10. 我一直就这么坏	1407
第三十九次访谈 艳晚事件 东北铁路 历史典故	1411
1. 我把党部的人都给抓了	1411
2. 蒋先生讨厌透我了	1414
3. 东北主要靠两条铁路起来的	1416
4. 我也有很大的谍报网	1419
5. 蒋经国当过共产党	1421
6. 纪晓岚对我影响很大	1422
7. 周恩来之死和江青有关系	1424
8. 我又要给你说故事了	1426
9. 我不同交际花交往	1432
10. 《金瓶梅》写得好	1435
第四十次访谈 做人之道 笑骂由人 《大公报》风波	1439
1. 人一定要知道自己是谁	1439
2. 心照不宣就是了	1442
3. 骂我就骂我吧	1444
4. 怪事是会有的	1446
5. 在台湾找佣人很困难	1448
6. 我不能乱写呀	1451
7. 陆小曼很风雅	1456
8. 我不知道蒋先生有什么命令	1458
9. 佛教讲的是社会学	1462

第四十一次访谈 收藏 屠杀 戏剧	1465
1. 收藏与鉴赏	1465
2. 很有鉴赏力	1468
3. 蒋先生杀了陈仪我伤心	1474
4. 蒋先生、汪先生、胡先生这三位	1476
5. 我老师对我很好	1479
6. 陈仪和杨虎城不应该死	1480
7. 宋家和孔家	1482
8. 在奉天讲武堂	1484
9. 相声和戏剧	1486
10. 赵一荻年轻的时候很会跳〔舞〕	1497
11. 王亚樵和戴笠	1501
12. 我父亲把东北统一了	1505
第四十二次访谈 西安事变 基督教	1507
1. 有这么个人，不是这么回事	1507
2. 端纳不是这种人	1509
3. 阎宝航与冯玉祥	1512
4. 徐树铮和冯玉祥	1514
5. 西北马家和邵元冲	1516
6. 政治的事情哪有对错	1517
7. 时代的变迁太快了	1519
8. 杨虎城的死我很难过	1520
9. 要盖棺论定	1523
10. 中国近代有名的人都跟教会有关	1525
11. 我们到礼拜堂去	1529
第四十三次访谈 外国友人 西安送蒋	1535
1. 奉化招待所烧着了	1535
2. 我把几个闹得凶的〔人〕关起来	1539
3. 很近的朋友	1540
4. 于学忠这人真的很忠心	1544
5. 说我父亲的事很多乱写	1545
6. 历史没有重演的	1547

7. 我从不说我是张汉卿	1550
8. 对公事我从不掺私人恩怨	1551
9. 我的决心第一个是要国家统一	1552
10. 台湾不独立会变得更好	1556
11. 张大千的假画	1560
第四十四次访谈 王永庆资助 奉系将领	1565
1. 张先生过年好	1565
2. 黄郛和张继正	1568
3. 不知道朱海北能写文章	1572
4. 我们自己做的历史研究	1575
5. 真正做事不能考虑太多	1576
6. 一定要有个信仰	1580
7. 张宗昌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1582
8. 都是蒋先生的政务处长	1587
第四十五次访谈 东北旧部 奉天官银号	1589
1. 王永庆这个人我相当佩服	1589
2. 我从不说假话	1593
3. 他们说是我的忏悔录	1595
4. 我们那里做土匪的人	1598
5. 拉铁摩尔与东北大学	1600
6. 奉天官银号	1603
第四十六次访谈 哥伦比亚大学珍藏文物	1607
1. 熊式辉、顾维钧、陈光甫的珍藏	1607
2. 孔祥熙的口述历史	1611
3. 张学良的珍藏	1614
第四十七次访谈 父亲张作霖 孩时往事	1617
1. 父亲、母亲和爷爷	1617
2. 我父亲其实不是土匪	1620
3. 骑马	1621
4. 孩时往事	1623
第四十八次访谈 北洋时代 吉林剿匪 直奉战争 爸爸孝顺	1625

1. 卖画	1625
2. 当徐世昌的卫士武官	1626
3. 北京最大的场面是三巡阅使会聚	1628
4. 吉林剿匪和第一次直奉战争	1630
5. 我爸爸对我奶奶很孝顺	1636

第四十九次访谈 “九一八”事变 与汪精卫冲突

西安事变 1637

1. 从来不损人利己	1637
2. “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误	1639
3. 汪精卫无耻，蒋先生要滑头	1641
4. 要抗日还是得蒋先生领导	1644
5. 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1647
6. 郭松龄宁折不弯	1650

第三十五次访谈

名号由来 带兵之道 杨常事件

访谈者：张之丙（简称“访一”）

张之宇（简称“访二”）

被访者：张学良

同座者：赵一荻

访问日期：1992年7月21日

1. 我父亲非常宽宏大量

访一：您今儿个给我们讲讲老帅这个人是怎么起来的。

张学良：我父亲这个人呐，我很佩服他，他也有统驭人的这个能力。这是天生来的，那些个人可以说都是草莽英雄啊，都服从他，那不容易啊，并不是谁把谁打死啊，那没有，他们都非常服从他。

访一：而且还有，有的书上说呀，老帅第一个认识的是张海鹏。

张学良：他不是，那更错了。张海鹏是冯麟阁的部下。他是怎么起来的，我也不知道。简单地说，不能说完全对立，他是和我父亲对敌的。

访一：平等的，是吧？

张学良：不是平等。

访二：也不平等，就是敌对的。

张学良：不能说是对打两下那种，是势力上的。我父亲这个人呐，我在旁边看着，他这个人非常的宽宏大量。你比方说，就是人扔炸弹来炸他，把他抓着了以后，他就问他，哎呀，你差点把小命丢了。那个人说，我跟你没仇没恨，我就恨复辟的，你跟张勋是亲戚。[我父亲说]，他开会时候，我也有人参加，但他复辟的事，我并没有参与呀。那好了，把他放了，你再出去调查吧，我要有这事你再来。

访一：所以这不但是宽宏，而且足以证明大帅做事坦坦荡荡的。

张学良：他这个人很有意思。

2. 我们家有七十多个厨子

张学良：张勋呐，有关系，他俩关系太大了。我的，哦，好像我五妹，给他儿子了^①。

访 一：儿女亲家。

张学良：不过没嫁^②。我那第四个弟弟呀，很有名的这个，他是曹锟的姑老爷。我的二妹是达尔罕王的儿子的媳妇^③，那个人是白痴，所以我二妹命最不好了。他白痴到什么程度，他又有好些个男朋友，他让我二妹跟他那些朋友睡觉。我二妹没被气死，回来哭啊。

访 一：那二妹的母亲后来怎么样？

张学良：我母亲死了，她扶正，她算大太太，可是她没地位。

张学良：我家里堂兄弟有好多，我弄不清楚了。好多叫日本人给枪决了。后来“九一八”事变，他们差不多都当游击队了。他们是这么一个事情，我家里有一个很大的农庄，他们有几个都在农庄里做事。我那农庄有多少，我现在还记不清楚了，牛是不说了，光马就有几百匹。

访 一：哦，那可真是够大的。

张学良：也有枪，所以，后来他们就用那马和枪出来当游击队了。

访 二：打日本去了，抗日去了。

张学良：我家里堂弟兄很多。很远的堂弟兄。

访 一：您刚才提到家里有农庄，有一次夫人还在这儿的时候，您说你问她，我们家有多少人吃饭。

张学良：噢，那是奉天。说实话，有多少人吃饭，我都不知道。我们厨房，厨子有七十多个。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一天二十四个钟头，所有办公干什么的，来了人呀，总有。

访 一：办公的，家里的人。

张学良：我家里倒没多少，主要是办公的，都在我那儿吃饭。

^① 应是四妹，张学良的四妹张怀卿曾被张作霖包办嫁给张勋的儿子张梦潮。张梦潮患有精神病，“九一八”事变后，双方解除婚姻。

^② 此处张学良记忆有误。参见上注。

^③ 张学良的二妹张怀英曾嫁给蒙古达尔罕王之子包布。此人系先天白痴，性情粗野。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做主，两人离婚。

访一：那您那厨房也要给分好几个层次吧？

张学良：那也不分，只是有几个大厨子，带着小厨子。

访一：那您平常在家里和大帅一起吃饭吗？

张学良：我？不，不。我那时在东北的时候，很少在家，很少跟我父亲在一起吃饭，我后来总是在外头。

访二：不是打仗，就是给人调和。

张学良：就是在奉天的时候，我一个人身上兼好几个差使，没工夫，我都是在外头。中午是在公事房里吃。

访一：那家里头总得有喜庆宴会呀，逢年过节总得要团圆团圆的呀。

张学良：那逢年过节一定是和我父亲在一起，除了特别的时候，他很喜欢这样旧式的〔家宴〕。

访二：那时候您的大爷了什么的，都在一块儿？

张学良：不，不。我的二大爷，我父亲是弟兄三个^①，我有一个大大爷，被我爷爷打死了。一开始，我这个二大爷有点为富不仁，他很有钱。这人很怪，等他快死那几年呐，他脾气大改，他开仓呀，赈灾呀，赈济呀，后来和我父亲两人又好了。他后来当地方的团总，剿匪[时]被土匪打死了。是从这儿打进去的，从那儿出来的。他是弯着腰朝前跑呀。

访一：那是剿什么匪的时候？

张学良：土匪。其实他那个死啊，他是很勇敢，很负责任的。土匪呀，只有三个不是四个人，从他那儿过境。外面老百姓报告说有土匪过境，他带几个人就去了。这个土匪好凶啊，他后来把我一个亲戚……这个人更勇敢，他一个人回家，那时都带着驳壳枪啊。他刚一下火车，听说土匪把我二大爷打死了，他自己骑马就去追。

访一：一个人？

张学良：一个人，单枪匹马，那都是那样。我们东北人呀，说打就打。我跟你讲，就跟美国西部那个〔情况一样〕。我说一个人叫张玉胡，还是我讲武堂的同学呢，他跟张作相的一个侄子，两人是好朋友。他们大概是过年，两人在一个赌钱的地方〔发生〕口角了。他说，我怕你？他说我怕你？两人把枪都掏出来了。他说，咱俩别打，这屋

① 张作霖在三弟兄中排行老三，老大张作泰，老二张作孚。

子这么多人，不要打着旁人，咱们出去打。出去一枪，那个人就把张玉胡打死了。那是张作相的侄子。

访 一：真是西部牛仔那种〔勇敢〕。

张学良：两人是朋友，口角引起的。那在东北，那太多了。我就知道有两个这样〔的事〕。

访 二：您刚才提到外面好多关于大帅的事情都是不对的。

张学良：外头写东西呀，不光写我父亲，捕风捉影啊。有的风都不是，他在那儿胡造啊。

访 二：根本没有。

张学良：他为了卖文章啊，也许他听见旁人说的。一般的人呐，都喜欢吹。

我说一个笑话，我在平汉路火车上，我大概是去保定。我在饭车（即餐车）上吃饭啊。背靠背呀，在另一个饭桌上，有一个人就跟另一个人谈，张学良是我的朋友，我们俩换〔过〕帖，怎么如何好。说得很热闹，就在我背后。我回头就拍拍他肩膀，说你贵姓，他也不认识我呀。他就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张学良，他站起来就走了。我也诚心想看看他是谁呀，吹得那么热闹。我跟你说，这人呐，我接到一封信，半年前的事，是哈尔滨来的。他说我的妈妈临死时说，我是您的儿子，我想这也是他妈妈扯淡，你看，还有这种事。^①

访 二：这可真是，（笑）什么人都有，真奇怪。

3. 毅庵是我自己起的

访 一：不过叫您张汉卿的人大概很多。

访 二：叫汉卿这两个字的人很多，这是您自己起的吗？

张学良：不是，不是。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在清朝很有点学问的人，是他给起的。

访 一：那您什么时候叫毅庵呢？

张学良：毅庵是我自己起的。是别号，中国人他都有啊，现在我身份证上，政府的名字上都是毅庵。

^①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有一个叫“张学忠”的人，自称是张作霖的第九个儿子，到处行骗。经查他是哈尔滨一个工厂的普通干部，冒充张作霖的儿子，并给张学良写信，要其认可。

访一：哦，都是张毅庵。

张学良：我不用张学良这个名字，因为大家都知道。

访一：上一次您到美国去，人家说您也用的毅庵。

张学良：嗯，我护照上是毅庵。

访一：毅庵这两个字，您上一次，我们两人说请您给我们两人起个号，那么起号要有很多讲究了。您这个毅庵有什么意思呢？

张学良：这还是一个军人的名字。

访一：怎么是军人的名字呢？

张学良：这个毅有好多讲啊，我这个用法就是勇而不言谓之毅。

访一：那么庵呢？

张学良：庵就随便。什么堂呀，斋呀，意思意思。

访二：那您这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用了？

张学良：说不出来了。好像也不是我自己起的，好像是我父亲的一个秘书长啊，他给我起的。

访二：袁金铠？

张学良：不是，不是。他是一个进士了，姓谈^①，那时奉天进士很少。

访二：那汉卿两个字您用了多久了？

张学良：那很久了。

访二：那您就是说，您这一辈都排“学”字……学良、学思……

张学良：学字，都叫学字。我当年叫什么，叫张从善，人家说太俗，从善
[与] 学良 [是] 一样的 [意思]。

访二：哦，对呀。

张学良：所以说那个人很有学问的，他就给我改了。叫学良，他说从善太俗。

现在是，没多大关系了，当年名字也〔是有〕很大关系，因为他考试。不是写的问题，你的名字太怪，会考不上的，那个考官他不取你呀。我跟你说前清末年有两个状元〔就是因为名字起得好，就中状元了〕。

访二：末年，最后了，刘春霖？

张学良：我就说他，刘春霖就是因为那年旱，旱灾。

访一：哦，春霖嘛，下雨了。

① 指谈国桓，字铁隍，辽宁沈阳人，清举人出身。曾任东三省巡阅使署、蒙疆经略使署秘书长。

张学良：本来他离状元还很远，因为状元都在前十名里取呀，还有一个叫什么寿。也是因为那年西太后拜寿，得了个状元。好像跟万寿无疆有关系。那，那名字有很大关系。历史上，还有他不是因为起名字，他是因为长得难看，唐朝的〔一个人就因为难看，考上状元又被取消了〕。……后来〔他就〕造反了。

访 二：黄巢。

张学良：黄巢^①，哦，他取状元。那个时候，状元、探花什么的，前三名都是皇太后啊什么出来给他披红。就看他长得难看，没取他。他这么一气就造反了。已经取上了，又把他降下来了。

访 二：那也太不公平了。

张学良：那时候前三名啊，我还弄不大清楚规矩，好像是皇帝钦点，就在那十名里选。

访 一：您刚才说从善、汉卿、毅庵，哪一个名字在家谱上写着啊？

张学良：我没有家谱。

访 二：您知道有人认为学良呀，以为是说学张良吗？

张学良：张学良，就是。

访 一：哦，真是要学张良啊，汉卿呢？

张学良：汉朝的卿。

访 一：您刚才说起名，这当然是老师有几个有学问的或曾经中举的朋友〔给您起的〕……

访 二：那也就是说老师那时候有很多这种有学问的朋友了。

张学良：不是，我这个名字好像谁呢，我父亲手底下最有名的一个人姓宋，可惜这个人死了。他不是真的姓宋，后来冠的姓。他是旗人。叫协领什么的。他是八旗中一个旗的世袭的一个官。他很有学问，可以说是帮我父亲很大忙的一个人。他的儿子^②后来教我念过书。

4. 我父亲对文人很尊敬

访 一：您看这个书上说大帅结交了不少名士，像刘春娘（刘东阁）等。

① 黄巢，唐朝末年农民起义首领。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盐贩出身。875年濮州（今河南范县）王仙芝于长垣（今属河南）起义，他率众响应，转战河南十五州，众至数万。881年称帝，建立了大齐政权，年号金统。884年，兵败被部将所杀。

② 此人即宋文林。

张学良：什么？

访 二：刘东阁，举人，是一个清朝的举人，号东阁。

张学良：刘春娘^①，大概有这么一个人。

访 一：李雨农^②……

张学良：这个人大概是个举人。

访 一：对。

访 二：还有一位贡生。

张学良：姓杜吧？

访 二：姓张，张紫云。

张学良：这个人，我听说过。

访 二：还有一个秀才，叫陶允恭^③。

张学良：这个不知道。

访 二：另外一个叫方克猷。这个您大概知道，叫杜泮林^④。

张学良：杜？这个人很要紧的。

访 二：他好像是，后来老帅收复了一个人，是他的本家。

张学良：这个杜泮林呐，在那个地方是很有名的。外号叫“邪神”，就像律师一样，帮人打官司。所谓邪，就是人家打官司找他，他帮人打，总会赢的。

访 一：在老帅手底下也很得力吗？

张学良：朋友。没有部属的关系。

访 二：他说，大帅时常遇到事情时，特别是向杜泮林和张紫云两位求教。

张学良：是，是。这个张紫云恐怕是个举人，不是贡生。

访 二：这您都见过吗？

张学良：那我都没见过，我还小孩子呢。杜泮林我看见过他，我那时不过十岁。

访 一：还有就是说，老帅对他们很恭敬。所以这点是很难得的。

^① 刘春娘，字东葛，辽宁台安（1913年前称八角台）人，清末举人，擅长文学、书法，通晓数学、天文、地理、医术。与宋文达、房毓琛并称“辽东三才子”。曾主持疏浚柳河、辽河。1902年应奉天大学堂之聘出任总教习，1905年任盛京萃升书院主讲。张作霖在八角台期间与其过从甚密，刘经常为其出谋划策。有资料记载张学良名字即为其与八角台镇另一名士崔骏声所起。

^② 李雨农，字龙石，与张紫云、陶允恭、方克猷等均是八角台镇名士，并被张作霖视为座上宾，为其出谋划策。

^③ 陶允恭，生卒年不详，清末附生，奉天士绅。在张作霖接受朝廷收编时，曾参加对其保荐。

^④ 杜泮林，为八角台的名士之一，张作霖曾认其为“义父”，二人关系密切。1907年，张作霖利用杜泮林为杜立三拜认的同族叔父的关系，请他写信劝杜立三接受招安，张作霖借接受其招安之机，将杜立三绞杀。

张学良：所以他比过去我们在历史上看的那些开国元勋又不一样了，那些人都对文人不太尊敬。

访一：大帅是文人、武人都能统领的人。

张学良：我父亲他也读过一点书，所以我父亲、母亲就想把我造就成文人，我父亲就喜欢让他的后人当文人。

访一：还有这里头他说老帅小时候听人在屋里念书，他就把窗户纸捅破往屋里看，这老师看见了，就觉得这小孩〔想读书〕。

张学良：那没有这事，也许有，我不知道。

5. 带兵如身之手臂

访二：那到正式打仗的时候，那都听您的命令。

访一：而且这个，有的时候您〔还〕听京戏。

张学良：他不听我的呀，你听我给你讲。我出去剿匪，我的这个旅，我当旅长来着。我这个团里有一个军官，他是张作相的一个亲戚，在剿匪前进的时候，他就不听话了，他退回来了。我当时在那就把他枪毙了。

访一：哦，死也得恩威并施。

张学良：那是呀，我要这样做，就是要振一下我的威名。

访一：杀一儆百。

张学良：那张作相的亲戚呀，我当场就给枪毙了。换句话说，带军队呀，有时候他不够那么样子，杀鸡给猴子看。那你没法儿说。

访一：还有您说带兵，打的时候容易，撤退的时候难。

张学良：对，撤的时候难。

访一：为什么呢？

张学良：撤退就散了，你要把军队维持住啊，不然，他们会跑了。这个军队呀，他能退的，就厉害了，比那能进的还厉害。

访一：啊，就是说退的时候还能完整地退。

张学良：对，这个军队才很好。

访二：这也在于平常的训练和带兵的情况？

张学良：那纪律得好，这有很大关系。训练得好。

访一：那为什么呢？

张学良：这个退呀，人心都散了。他会害怕的，所以都跑了，尤其中国的兵，

都是募来的。那中国的内战，他会带着枪跑了。

访一：哦，他把武器也拿走了。

张学良：枪在他手呢，他跑了，当土匪去了或把枪卖了，那很难统〔领〕啊，一般的人，没带过这种兵的，他不知道啊。

访二：那在您手下那些大将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张学良：我当旅长、团长的时候有，后来等大作战，我跟这个事情都不接触了。

访二：比如说您要考核将领了，要给他们升级了，会不会以这能进能退作为标准呢？

张学良：当然，当然。

访二：这里面，像何柱国是不是其中的一个？

张学良：他是这样子。你考虑呀，问题有几样。这个某一个部队跟某人有关系，这是又一层。你比方说，于学忠吧，我就不能考虑派一个人到他部队里当主官，因为这个部队一直是他的，所以有他在里头。中国的部队不像〔别国的军队〕，您派过〔人〕来就〔是对他不信任了〕。现在中国军队好得多了，你派个军官来就行。那从前的军队，你派一个生军官，他待不了。

访一：不听你的。

张学良：听是听的，但不是那种〔真心实意地听〕。

访二：不能全心得为你〔所用〕。

张学良：所以那不说嘛，带兵如身之手臂，那样才能指挥灵通啊。

访一：还有您说，有时候谁的军队让谁缴械了，怎么来缴械呢？

访二：先把它包围了？

张学良：投降了。你比方说，我的部下叫共产党包围了，这个人姓牛啊。

访一：牛元峰。

张学良：包围他的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彭德怀。彭德怀劝他投降。他应付他，我投降你也看不起我，我不投降。后来连水都没有，喝尿啊。彼此互相喝尿。后来没办法了，突围，突围给打死了。打伤了以后死的。

6. 徐永昌、庞炳勋都令我很感动

访二：还有另一本书里说，你向蒋先生请求军饷为山西的军队，当时阎锡